

0661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

1990中篇小说卷

吴义勤◎主编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JINGDIAN
BIDU

贾平凹 池莉 程燕赤 阎连科 苏童 迟子建 叶兆言



中国 当代 文学

1990 中篇小说

吴义勤主编 崔庆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RENJIAN
BEI

★
必读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 1990中篇小说卷 / 吴义勤主编.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500-1763-4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②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03925号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1990中篇小说卷

吴义勤 主编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余 苙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1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张 24.25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3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763-4
定 价 42.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6-148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我们该为“经典”做些什么？

吴义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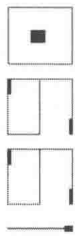
当今时代，对经典的追怀和崇拜正在演变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行为，人们幻想着通过对经典的回忆与抚摸来抵抗日益世俗和商业化的物质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经典作为人类文学史和文明史的基石与本源，其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同与阐扬；另一方面，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又构成了对于当下文学不自觉的遮蔽和否定。可以说，如何面对和正确理解“经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经典呢？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经典”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但是，经典又是无法科学检验的主观性、相对性概念。经典并不是十全十美、所有人都认同的作品的代名词。人类文学史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十全十美、所有人都喜欢、没有缺点的所谓“经典”。那些把“经典”神圣化、神秘化、绝对化、乌托邦化的做法，其实只是拒绝当下文学的一种借口。通常意义上，经典常常是后代“追认”的，它意味着后人对前代文学作品的一种评价。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但是，“经典”的这种产生方式又极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觉，即“经典”仿佛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它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代替后人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过去“经典”的缅怀和回忆。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似乎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

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我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荡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

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我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我觉得，一部被后代命名为“经典”的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也一定会是被认可为“经典”的作品，我不相信，在当代默默无闻的作品在后代会被“考古”挖掘为“经典”。也许有人会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例子，但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早已被认可了，只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不允许谈及他们罢了。

这里其实就涉及了我们编选这套书的目的。我认为，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出版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确立过程，正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事实上，正是出于这种对“经典”的认识，我才决定策划和出版这套书的，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真实同步地再现21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充分展现21世纪中国文学的业绩，并真正把“经典”由“过去时”还原为“现在进行时”，切实地为21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与时下各种版本的“小说选”或“小说排行榜”不同，我们不羞羞答答地使用“最佳小说”之类的字眼，而是直截了当、理直气壮地使用了“经典”这个范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作家都首先应该有追求“经典”、成为“经典”的勇气。我承认，我们的选择标准难免个人化、主观化的局限，也不认为我们所选择的“经典”就是十全十美的，更不幻想我们的审美判断和“经典”命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由于阅读视野和版面等方面的原因，“遗珠之憾”更是不可避免，但我们至少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对美和艺术是虔诚的，我们是忠实于我们对艺术和美的感觉与判断的，我们对“经典”的择取是把审美和艺术放在第一位的。说到底，“经典”是主观



的，“经典”的确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经典”的价值是逐步呈现的，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它的当代认可、当代评价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种认可和评价也许有偏颇，但是没有这种认可和评价，它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围而出，它就会永久地被埋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任何一部能够被阅读、谈论的文本都是幸运的，这是它变成“经典”的必要洗礼和必然路径，本套书所提供的同样是这种路径，我们所选的作品就是我们所认可的“经典”，它们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经典”的殿堂，接受当代人或者后来者的批评或朝拜。

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对我的经典观的认同以及对于这套书的大力支持，感谢让这个文学工程可以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这个平台美丽绽放。我们的编选仍将坚持个人的纯文学标准，而为了更好地阐释我们的“经典观”，我们每本书将由一个青年学者对每一篇入选小说进行精短点评，希望此举能有助于读者朋友对本丛书的阅读。

目 录

- 权延赤 狼毒花 / 1
- 张 宇 乡村情感 / 68
- 池 莉 太阳出世 / 107
- 阎连科 瑶沟人的梦 / 159
- 苏 童 妇女生活 / 203
- 迟子建 原始风景 / 238
- 贾平凹 美穴地 / 278
- 叶兆言 半边营 / 311

狼毒花

权延赤

我面前时时浮出一幅图画。那是一条被勒勒车碾出深辙的小路，两侧盛开神奇的狼毒花，隔开沙漠与草原。一边绵延起伏着沙包，沙包上盘生了银柳、沙棘和梭梭树，沙包后便是一望无边的大漠。另一边辽阔地舒展开昭乌达盟秋天的草原。衰草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泛出金黄的光泽。草原尽头，火红的天边有两个人影在一匹马的马背上晃动，仿佛再向前跑一步，就会投入茏茏草丛勉强支托起的那轮硕大橘红的落日之中……

于是，我依稀听到父亲在说：骑马挎枪走天下，马背上有酒有女人，这就是你的常发叔。

于是，我又听到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悲凉的感怀：唉，那时的天下是我们的天下！

……………

反扫荡开始前，黄永胜关照我的父亲：“权大个儿，把我的警卫员给你一个吧？”

“那怎么行呢？”父亲握着下巴上的胡须摇头。战争催人老，26岁的父亲，脸相能做爷爷，“我有小陈他们四个，行了。”

“这一次残酷，”黄永胜微低着头，目光沿着上眼皮望定我的父亲，忽然将马鞭子狠狠抽在脚下那块井石上，“能活过去的不会多。”

父亲沉默了。前天，这位骁勇善战又桀骜不羁的军分区司令员，做了“轻装上阵”的彻底准备：他朝那位涂唇描眉的马背上的女人吼了一嗓子。有人说吓落马背了，有人说跑掉了。可是，过去半年中，几次反扫荡，行军作战他都毫不在意地带

着这位女人，并未觉得累赘……

“听我说，大个子，”黄永胜脸上浮起惯常那种冷傲自信的浅笑，“我打的仗比你见的仗还多。我有预感。”

父亲不自在地耸耸肩，没作声。他的资历不能和黄永胜比。但是走过来的政委王平却笑了：“口气好大哟！”

王平与黄永胜是红军大学的同学，比黄永胜参加革命早一年。他是开拓型干部，三分区的干部多由他培养出来，根据地也是他领导创建。黄永胜曾对新调来的一位团长李湘发牢骚：“三分区跟一分区不一样啊。他妈的，一分区是司令员杨成武说了算，三分区是政委王平说了算！”

黄永胜心里憋着劲，那张脸便红上来：“有人是不服气哟。可老子的一个警卫员能打他的一个警卫班，试不试？”

“试过了，四比一。”王平脾气好，能容人。工作中与黄永胜难免有矛盾，生活中仍是亲亲热热，不少开玩笑。但他生性耿直，这句玩笑便说得绵里藏针。

黄永胜牙齿一挫。太阳穴上暴起一根青筋。午饭时，黄永胜抢过王平的菜勺子，筷子在菜盆里搅几遍，伸出头去说：“五块肉。我俩逐肉菜盆，看肉进谁口？啊，试不试？”王平笑得随和：“你是司令，听你的。”黄永胜夹起一片肉：“来吧。”王平伸筷子夹肉：“好了，你动手吧。”黄永胜牙缝里龇一声：“少来这套，我不占你的便宜。你往中间夹。”王平始终一脸笑，将筷子动一动，于是，两双筷子都夹在中间。黄永胜说：“让你先夺。”王平拖着声音：“让我夺么，那我就——夺！”

“夺”字一落，那片肉已猝不及防地抢来塞入嘴里。黄永胜吼叫：“你他妈耍滑！”王平一脸粲然：“这叫王政委智取黄司令。”黄永胜又叫：“我怕你再也吃不上！”王平夹起一片肉，显出停止玩笑的认真：“我看不一定。”

接连三次“堂堂之阵”，肉都落入王平之口。

黄永胜完全变了样子。通红的面孔忽然转为苍白，两眼时而暗淡，时而闪烁一下，接着又变得漆黑；他早已不吼叫，嘴唇抿紧，鼻翼张得很大，并且由于过度的激动而微微战栗。当他盯住王平时，头像一颗炮弹似



的气势汹汹向前伸出。他已经夹起最后一片肉，举在面前“决一死战”地等候着。

王平虽然还在笑，半张开的嘴唇却露出不自在的僵硬。他的筷子稍起又落，在菜盆上碰出轻轻一响，便庄严地举到面前夹住肉片。这两位年轻的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目光对视，撞出一团火花，算是宣战，便同时将目光投向那片肉，手头逐渐加力，开始最后一搏。

两只手在抖，两双筷子在抖，那片肉也在抖，并且如胶皮一样被扯得张开变薄，随时要断裂一般。黄永胜额上绽起三道紧缩的横纹，嘴角下两条僵硬的纹路朝掀起的下巴颏上延伸过去。他的这一形象既能让敌人恐惧，也可以叫同志不安。万一他再输了……

可是，那肉扑噜一声挣出了王平的筷子。

黄永胜望着夺到手的肉，目光里流出疑惑。他抬眼望王平，王平及时嘟哝一句：“妈的，要不是劲用久了手发僵，我未必输给你。”于是，疑惑之色从黄永胜眼中逝去。他的喉结滚动着响一声，忽然张大嘴恶狠狠向那块肉咬去。

咔嚓，竹木筷子断成四截。

他心劲太盛。

“那时我们都年轻。”40年后，父亲用淡淡的声对我说，“血性、锐气、冲动……”

王平在这群青年干部的心目中，不但是政委，还是老大哥。七七事变，他从延安来晋察冀开辟根据地，囊中空空，便给毛泽东打电话要钱。毛泽东在电话里说：“我也没得钱哟，你找有钱的人去要嘛。”王平问：“主席，哪个有钱啊？”毛泽东说：“你想想么。想不出来就睡觉，睡觉起来再想；想不出来再睡，睡起来就再想。”王平照毛泽东的办法去想，一觉醒来果然想通：陕北有不少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围子里不乏有钱人。国共合作了，这些土围子仍然不许八路军靠近。王平带几个人对着敌人的枪口往上靠，不听吆喝恫吓，逼近围子边，直到围子里开枪，子弹擦了头皮，才抓住理去找国民党县长：“你们开枪破坏统一战线！”县长把联保主任叫来，我们的人抓住他抽两个耳光：“破坏统一战线，破坏抗战，该枪毙！”联保主任喊饶命，王平不慌不忙说：“为了国共团结抗日，我们不毙你。但要罚款。五千块大洋，两百担粮！”联保主任磕头不迭：“认罚认罚，我认罚。”

王平再给毛泽东打电话，毛泽东笑着说：“这就对了。但是钱不能都拿走，给我们延安留一半。”

王平足智多谋，又平易近人，干部们心服口服。难怪三分区是“政委王平说了算”，难怪黄永胜心里要憋气，时不时闹点小别扭。

怕心气过盛的司令员再同政委闹起来，父亲忙感谢黄永胜的好意，同意接受他的一名武艺高强的警卫员。

可是，在齐家左发生一件意外事，以后的故事便整个换了样子。

经唐河十八渡，父亲赶到齐家左。

夕阳顺着鳞状的云排悄悄滑落。村落神情冷冷，人迹渺渺。炮声从遥远的东方隐隐传来。这种大战前的沉寂使人激动、热血沸腾，又常常伴有一丝丝孤独忧伤袭上心头。

父亲住了马，擦把汗，目光匆匆扫过街面和屋顶。

不见人，不见牲畜。只有村西南浮升着一缕青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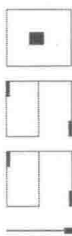
父亲向西南方向赶去，身后只跟了一名警卫员陈发海。其余三名留在家里搞坚壁清野。

他想立刻见到专员张林池，宣布地委决议。边区通知：这次反扫荡将是空前残酷激烈的，所有干部群众都要彻底疏散。于是，张林池便遇到一个难题：关押在政府的37名罪犯怎么办？

这37名罪犯，有惯匪惯偷，还有杀人重囚。派部队看押这批罪犯同日本鬼子打游击是不可想象的。多数人主张立即枪毙。专员张林池不同意，这位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干部，在那个时代便格外尊重法治。他说罪犯绝大多数罪不至死，个别该杀的重囚也还没有结案，不能执行。当他庄严地讲述法律至高无上的意义时，不少工农干部以为是海外奇谈，骂他书呆子。张林池却进一步做出惊人决定：立即释放所有罪犯！

干部们轰然大哗：这些罪犯不打仗时尚且破坏边区的建设与治安，何况是在战乱中？说好听会四处逃散，说不好听，还可能投降日本人为虎作伥哩！

事情闹到地委，地委研究决定：照张林池的意见办。



我的父亲已经嗅到烟气，那一围院墙便横在面前，七八棵指头粗细的小杨树成排高出墙头。院里有奇怪的叫嚷声，声音很大却又含糊不清。父亲绕向南边院门。

这是河北农村常见的那种带门楼的院门。大门紧闭，门前无人。父亲下马从门缝窥望，见到人影晃动，是穿了八路军的黄军衣，便推门走进去。

他立刻怔怔地立住了：迎面一条大汉脚步踉跄，双手舞着驳壳枪。

父亲定定神，看清了。这汉子结实精壮，浑身透出英武之气，却又歪戴了军帽、大敞开衣襟；上身军衣不整，下身偏又穿了老百姓那种宽大的抵裆裤；没绑裹腿，只将裤角在脚腕处系住；腰里围着一条青缎子腰带，足有七寸宽，像练武的人那样深深扎进腰里去，格外显出铁扇似的胸脯、三角形的背脊和宽直潇洒的肩膀。

他脚步踉跄却透出劲力，像打醉拳；手舞足蹈，身体旋转，面孔时时朝西南墙角定住。于是，父亲看到挤挨在西南一隅那群人，蓬头垢面，绳捆索绑，或坐或倒，紧紧缩成一团。他们睁大恐惧的眼睛望住汉子挥舞的驳壳枪，有人索性闭上眼睛等候命运的安排。于是，父亲终于听清汉子的嚷叫：“兔崽子，龟孙子，一个一个来，哈哈，莫慌，都不要慌，枪眼没有我指头粗，痛快得很，不疼，谁也不会觉疼……”

七八个持枪的汉子，或穿军装，或穿便衣，散立院子四周望着汉子笑，望着囚徒们笑，偶尔助兴，恐吓地叫喊一嗓子。房顶上三名抱枪的汉子蹲着吸烟，兴致勃勃望着下边；屋檐下那位房东大娘颤动着白发苍苍的头，嘟哝着什么，由于害怕而没完没了地用围裙擦手。

“老子说不疼就不疼，你信不信？信不信？……”汉子叫一声，枪口便点向一名囚犯的头，那囚犯便战栗着缩一缩。汉子开心大笑，乱舞的手臂忽然间换成一种迅捷刚劲的出枪动作，一声吼，双枪炒豆子一般叫起来。靠墙那一排指头粗细的小杨树应声挨个折断，从父亲站立的位置望过去，那一排断树高矮一致，竟如刀裁一般齐！

父亲目瞪口呆，他的警卫员也目瞪口呆！

院子里大乱。囚徒们号叫着滚成团儿，更糟的是那位房东老大娘，“妈呀”一声瘫倒在墙根下。

汉子兀自向天举了双枪，发出一串串粗野的开心大笑。但笑声很快又被呵斥声截断。

“住手！”父亲大步走过去，“把枪放下！”

汉子一怔，住了笑，目光缓缓落在父亲脸上。那汉子酒气逼人。父亲比汉子高一头，汉子比父亲宽半肩。

“把枪放下！”父亲的声音低沉威严。

汉子仰脸打量父亲，颧骨向上一耸，右眼挤细了，冷冷一声：“凭你个子高？”

父亲身高一米九七，那个年代确实少见。

“他是地委副书记，”警卫员手按盒子枪厉声说，“兼任你们军分区副政委！”

汉子被酒精烧红的眼睛浮起一丝惶惑不安，转瞬又消失。舌头掠过干唇，点点头，沙着嗓子噢一声：“秀才。”

父亲被激怒，喝令道：“把他的枪下了！”

警卫员陈发海训练有素，应声用枪比住那条汉子。汉子瞟一眼枪口，脸上闪过一丝冷笑，右手枪交在左手，将双枪递给警卫员。父亲明明看到陈发海已经拿过来那两支枪，可是眼前一乱，警卫员便失声惊叫着摔出去几米远，再看清时，三支枪变戏法一样全落在汉子手中。

院子里沉静几秒钟。警卫员从地上爬起，有些不知所措，终于还是走到父亲身边，并且勇敢地向前跨了一步。

“老实点，我喝了酒，小心枪走火。”汉子将两支枪插入腰带，手里剩一支对着警卫员胸口画圈。

警卫员犹豫，不再迈步，放开喉咙骂：“你要想想后果，你这个混蛋！……”

汉子出手如闪电，啪！一记耳光结结实实打在警卫员脸上。

“对，我是混蛋。”他冷笑着说，并且晃动手枪威胁，“别动，别动，小心枪走火。”

“你这个混蛋！……”警卫员脸孔热辣辣地再骂一声。

“我是混蛋。”汉子身形轻晃，警卫员便又挨一记耳光，怒不可遏却无可奈何。因为那个压低的声音一直在嘟哝：“别动，别动，小心枪走火……”



面对这样一条汉子，父亲不得不放缓声音：“你是哪个部队的？”

“八路。”

“是独立营的吗？”

“八路。”

“我命令你报出单位！”

“八路。”

父亲胸脯开始起伏，汉子偏耷拉下眼皮不露声色。父亲敛神再问：“你叫什么？担任什么职务？”

“想当的话么，排长、连长、营长；不想当的话么，就是酒神喽。我叫常发。”

父亲一怔，心里暗暗叫苦：遇上这个家伙可麻烦，何况他又喝多了酒……

“常排长，我现在以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副政委……”

“那是挂名，你是地方官。”

“你在误大事！”父亲正颜正色，从起伏的胸膛里发出沉沉闷声，“铁的军队有铁的纪律，酒醒了你不要再后悔！”

父亲讲完，回身便走，去寻找专员。可是，背后传来沙哑的声音。

“等等。”常发这汉子眨眨红眼睛，“你打算怎么处置我？”

“叫你后悔都来不及！”父亲吼一声。

“不许动！”常发沉下脸，龇出一颗虎牙，压着嗓子低吼，“大秀才，你叫我后悔，我只好关起你。”

“你敢！”

“自己进屋去。”他始终是压着嗓门低吼，已经目露凶光，“让我动手你就该丢面子了。”

过来一个战士小声劝父亲：“副政委，这家伙喝醉酒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我们几个人没把握对付他，你先进屋歇口气，我去找肖营长和张专员。”

父亲狠狠瞪一眼汉子亦邪亦正、又流氓又武勇的面孔，不得不朝屋门走去。

父亲的怀表指向夜里12点时，院中燃起四五支火把。从撕破窗纸的窗户望出去，火光摇曳，映出政府专员张林池微胖的身影和他面前石雕群一样肃立的罪犯

们。

起风了，张林池的声音慷慨中又有几分悲凉，话讲得朴素实在，却令人心摇神颤，热泪哽咽。

“你们是中国的罪犯，该由中国人治罪。可是日本人打来了，大扫荡，成千上万地杀中国人，你们大概都有亲人熟人是这样被杀的。这样的形势下，我暂时无法关押你们治罪，怎么办？”张林池目光从罪犯们面孔上一掠而过。罪犯们在风中不曾起一点骚动，而那隆隆的枪炮声却分明越响越近。“杀了你们？你们罪不至死。日本人杀中国人，我不能再杀你们。我现在代表政府宣布，放了你们，暂时释放你们。”

石雕群一般的罪犯活了，起了骚动。骚动中，前排最右边扑通跪下一个人，其余罪犯便如被人拉扯一把似的，扑扑通通全跪倒了。

那短暂的沉寂中，响起轻微啜泣声，传入人耳，却如轰雷一样惊心动魄。

张林池胸脯起伏，声音转高亢：“你们走吧，各自逃命。能为反扫荡做些事更好。但是，反扫荡结束后，以一月为限，你们必须到这个院子里来报到，继续服刑。我强调两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见不到，你投降不投降日本人，都要以汉奸论处！你就别想入祖坟，这片土地永远没有你葬身之处！”

40年后，在北京复外大街那栋中央部长级干部居住的公寓里，张林池交给我一本地方志和一本文史资料：“你看吧，那次反扫荡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我就见到了25个活人，12具死尸。这些罪犯没有一个当汉奸，被判死刑的罪犯也没当汉奸……”

罪犯都走了，父亲仍然被常发这个无赖汉纠缠着。

“你说吧，你只要说不枪毙我，我就放了你。”常发坐在门槛上，身依门框，翘了二郎腿，堵住门口。刚才父亲就是隔着他向张林池传达地委决定的。因为专员也无法搬开这个无赖汉，专员也是地方官。

“你就堵在那儿吧，”父亲咬牙切齿，“你堵的工夫越大，越该



毙！”

“罪犯你们都放了。”

“你早已罪上加罪，比罪犯更罪犯！”

“我可以给你跪下磕头。”

“等会儿你给肖营长跪下磕头吧。”

“肖营长到前线去了，来不了。”

“你只要敢堵下去，会有毙你的人来。”

“不等毙我的人来，日本人就来了。”

父亲不再言声，这种可能性存在。他用疑惑仇恨的目光紧盯堵门汉：汉子耷拉着眼皮摆弄枪，机头张开，随时可以射击，他也许要叛变？他的行为已经无异于叛变……

一定要除掉这个土匪流氓！父亲暗下决心。这种坏坯子留下来迟早要误大事。

父亲早听说过酒神常发，军分区领导们聊天常常谈及这位“骑马挎枪走天下，马背上有酒有女人”的土匪。

“他不能算是土匪。”黄永胜曾经替他讲话，“他其实属于旧小说里描写的那种武林中人物。”

“是采花贼！”陈漫远下了准确定义。那时他任三分区司令员。黄永胜是副司令，心里常常不服气。

据说常发这家伙苦出身，13岁杀人出逃，不知在哪里向什么人学成一身武艺。18岁闯世界，多数走口外。他也贩烟土，也干劫富济贫的买卖，也干“采花”的勾当。据说他刺了一身锦绣，很能勾女人的心。到手的女人最后都心甘情愿在马背上随他走天下。据说他腰上的青带一丈长，里层绣满红花。一个女人绣一朵，他自己也搞不清上边有多少朵。据说他一天喝不完一碗水，却能一口气喝下一坛酒。后一个“据说”，军分区、地委、专署的领导干部都相信。

父亲始终不清楚常发参加革命前后的全部经历。只听说七七事变后，刘秀峰在保定完县走村串户宣传抗日。郭村、下首、五里岗、庄里，凡大些的村子都成立了抗日救国军，这些队伍里没几个正经庄稼人，多是当过警察、土匪和国民党兵的所谓见过世面的人。不久，八路来了，这些拉杆子的队伍便叫了九路、十路，直到几十路军。又不久，这几十路军被八路军去粗取精，统统改造消化过来。其中便有常

发带领的23路军。

保定以北，几十万国民党兵挖战壕，却不抵抗。炮声一近全跑了。从紫荆关、易县撤下来杨虎城部队，其中一个军的军部住在五里岗村葛家大院。葛家是地主，两个儿子都参加了共产党。一个后来在反扫荡中牺牲；一个南征北战，后来当上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是我的顶头上司，叫葛振岳。

葛振岳问住在家中的那位杨虎城部队的副军长段象武：“你们和日本人打过了？”段象武说实话：“没法打。他们炮火太厉害，没见面部队就被打散了……”

话音未落，有人从屋里剔着牙缝走出来，呸！在副军长面前啐一口有牙棍有肉丝的黏痰，不慌不忙奔了马厩。段副军长本待发作，嘴张了张又闭上，半天叹出一口气：“唉，红军到了紫荆关，小葛啊，我劝你去投奔他们。”段副军长见啐痰的汉子牵马走过来，不禁转开脸又长叹：“我们是无颜见天下百姓喽！”

啐痰的汉子立住脚，从马背上抓下一包物件，掷到副军长面前：“给弟兄们留个纪念。”

一阵金属撞击声，那包物件摔散开，是一把日本战刀，两顶日本钢盔。段象武猛然睁大眼，朝着汉子喊：“你是红军？”

汉子走出院门，没理睬。葛振岳说：“他不是红军，是走江湖跑口外的，叫常发。”

就为一把日本战刀，两顶日本钢盔，常发被23路军一百多弟兄请去当司令。就为红军迎着国民党退兵挺进紫荆关，常发率他的人马投入红军，并且直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常发当上八路军的营长，立刻在唐河阻击战中露一脸：亲手毙掉12个日本兵。抗战初始，一个连队击毙5个日本兵就算大功，常发这一功足能升任副团长。可他拍着桌子骂：“什么他妈的副团长，还不快找酒来？”酒来了又没肉。这家伙，去日本兵尸体上割来几嘟噜东西，煮牛鞭一样煮来下酒吃。真有点“壮志饥餐胡虏肉”的气概。

为此，副团长没当上，反被降成连长。

